

小學生的副讀本

白話短篇寫實小說

新文化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

十五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白話短篇寫實小說一冊

定價洋三角五分

著述者 武進張九如

校訂者 鑑湖抱恨生

發行者 樊春霖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印刷所

總發行所 新文化書社

各省中華書局各新書店均有經售

白話短篇寫實小說

自序

我著這壹編供給小學生做副讀本用的短編寫實小說：一個目的，在引進小學生領會短篇寫實小說的意興及能力；還有一個目的，在啓興小學生『好善惡惡』的情感，由此養成他『增美釋回』的意志及能力。不只是單純的文學作用。

從今日我國各方面的實事實物實情實理上寫來，大多數是不滿意的，這是無可掩蔽的事實，我所最痛心的。寫出許多醜象，給活潑純潔的小學生看，豈不汨喪他欣欣向榮的身心，暗導他走入悲觀的，消極的，死路上去。——可是日本廚川白村曾說：『無論醜到什麼田地的事物，若我們把有生氣的感

受性對着他，用極銳極強的主觀力，抓住他潛在的極深極臭的真精神，就可以看出其中必有一種纖細的美妙情趣。所謂「有生命的心裏，深藏一種內部的。」（the inner beauty that lies deep at the heart of life）所以我在取材捉筆的時候，常着眼在『醜底的美！』

小學生的時間和精力，還比成人的寶貴，更沒閒工夫讀長篇小說；所以常擇可以『即小見大』的事實，寫將出來。就是舊時所說的『頰上三毫法』，時賢所說的『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

以上所說的第一段，是我著短篇寫實小說的目的。第二段是揭出做寫實小說必須注意的要件。第三段是做短篇小說唯一的用意。還有『經濟』兩字，也是文學中不可忽略的手段。這編雖未能篇篇與上述的相合，但是腦子裏的神經，條條聚力在這方面工作的。『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地方，要請大家原

諒並指教。

還有須說明的：本編從極短的篇幅，一篇篇長下去，並不是趨向長篇小說，只是引進小學生讀書能力的微意。所以開首十多篇中，人的言語和動作，文字的轉折和段落，都一行行支解劃分的非常清楚，往後便不如此細分了。

一九二一，五，二五，張九如記於梅園：

白話短篇寫實小說目次

- 一 風雪夜裏的兩個車夫
- 二 我倒白候了一點鐘
- 三 難道雞鴨比人命寶貴不成
- 四 水警統帶家的小女兒
- 五 大除夕的棺材買賣
- 六 叫化子的傷心話
- 七 可憐的孤兒
- 八 誰教你們如此
- 九 貧兒的可憐話
- 一〇 你的苦還在後面咧

- 一一 爲什麼不替我多生兩隻手
- 一二 天津會議
- 一三 清華學校的十週紀念
- 一四 生存競爭
- 一五 地震後的馬和泥水匠
- 一六 這是一種制度的罪過呀
- 一七 兩個新聞記者
- 一八 聯合運動會
- 一九 一個會彈琴的
- 二〇 四等角色
- 二一 花匠

- 二三 三十五元一條命
二三 小學教員的妻
二四 小學教員的家庭
二五 茶壺墊兒
二六 老農的送禮物
二七 七年五七的留日學生
二八 八年五七的留日學生
二九 多上四課
三〇 少上三課
三一 一個化裝求學的女子
三二 育嬰堂

三三 慈母夢

三四 不愧童子軍

三五 苦學生

三六 這是誰的罪過這是什麼制度的罪過

三七 冒險渡湖

三八 宴遊太湖

白話短篇寫實小說

●風雪夜裏的兩個車夫

風狂雪大的黑夜裏，鳥雀都睡去了。梅園門外有兩個黃包車夫，低頭束手，抖瑟瑟的坐在車下踏腳板中，一盞半明不滅的燈，正照著車夫慘淡之面。我便一面小便，一面學着江北口音問道：

你們拖什麼人來的？爲什麼這時候還不去？

一個車夫捏了捏鼻涕應道：

我拖的老頭兒，他拖的是一個年輕人。——剛纔他去問了聲『什麼時候動身？』不提防給那年輕的打了一巴掌！——這時候，他們正和坐汽油船來的三四個女人在園裏猜拳唱戲咧……

那個車夫搶着說道：

我真倒霉！——先生，我們這時候，晚飯還沒有到嘴呵！——只是越餓越冷，冷極了倒不甚覺得餓！

正說着，半天裏刮了一陣更大的風雪，把那盞半明不滅的燈，吹得一線無光。這個時候我早站在園門口，和車夫離得很近；可是車也看不見了！車夫也看不見了！只聽得『噓噓噓』的寒戰聲，從黑暗裏，風雪裏，吹送到我的耳裏！

……

●我倒白候了一點鐘

看守梅園的門子老王，年已五十多了。近來一天到晚，幫着佈置歡迎蘇社的會場，忙得發昏。晚上喝了碗薄粥，正蜷伏在木板上睡去。忽地有人把他叫醒，他便冒風雨，摸摸索索的走下，開了鎖，放進蘇社籌備員。我也跟到梅園頂

上，和來的六七個人，東瞧西望一回，又說長道短了一點多鐘，來人因風雨不止，留宿園裏，我便獨自回校，（校在園門口）

這時候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風吹得梅樹呼呼價響，雨更大得不得了。我正一步一摸的走下，忽有——先生們回去了麼？——一聲，吹進耳管，一聽便知道是門丁；他的影形，却一些不見。我忽回道：

老王！他們不回去了！——我是學堂裏的張先生，——你快去鎖了門睡罷！

老王顫顫的說道：

啊啊……我倒白候了一點鐘，衣裳都濕了！

我心上想說，『老王那裏只有一點鐘？倒害得你了！』但是忽地打了幾個寒噤，半句也掙不出。

◎難道雞鴨比人命寶貴不成

鄉人黎順保，提着雞鴨，在上海租界上走。忽地來了一個警察，圓睜兩眼，一手拉住鄉人的左臂，一手提起警棍，向順保的腿上，打了兩下，大聲喝道：

你把雞鴨倒提着，不講人道主義麼。——若不罰洋兩元，便須拘留一夜。順保正要開口……

可巧遠遠的一輛汽車，直飛過來，一個做小生意的躲避不及，給汽車軋得身首分離。

這警察放了順保看時，那汽車早已『行所無事』的開去，便和看的人說道：這是他自不小心，——只須請那位坐汽車的陸先生，買口棺材與他，再給他家裏二三十塊錢就夠了。——你們休得大驚小怪！

說了，回身找不着順保，便恨恨地罵道：

該死的東西！倒提了雞鴨，不講人道……逃到那裏去了！

順保一面逃，一面想道：

汽車撞死了人，倒放他過去；我不過倒提了雞鴨，就要罰我，打我。——難道雞鴨比人命寶貴不成……

●水警統帶家的小女兒

黃雨琴擠在人山人海裏看山東人出戲法，給前面的羣衆一推，身子不能自主，直倒退到後面的看檯之旁。

那檯上坐了兩個梳着雙辮的女孩子，約摸十歲上下。一個睜着眼罵道：「小風砲來轟死他們，去擲！去擲……！」

一個又搶着叫道：

「打打打！打死那個靠着看檯的東西！」

言。背後兩個着警服的，便拿起竹棒，向前亂打亂戳，打得前面人敢怒而不敢

那兩個小女兒：一個拍手；一個笑道：

「打得好！打得好！索性打死了他！」

旁人看了不平，要和着警服的理論。那吃打最多的黃雨琴，搖搖頭低聲說道：

「那指使警察打人的，是某水警統帶家的小兒，任他去罷！」

旁人聽了，啾眉嘆道：

「唉！『小風砲來轟死他們，』『唉！『打打打打死他！』……『打得好！』……倒不想十多歲的小兒，也會說得出還了得！……」

◎大除夕的棺材買賣

大除夕的早晨，雖是『風雨如晦』；路上往來的人，却比平日增多，有的推着車，車上放了布袋，袋裏藏著斗斛。有的背個空袋。有的拿了根秤。還有挑了柴的。搨着穀的。面上都被風刮得青紅皂白，色色俱全。

有些人隨走，隨講：挑柴的道：『我還欠德盛元店裏一塊多錢，吃他逼不過，只得拿下墊牀的稻柴，挑到街上去，變錢還他。』搨穀的道：『我這袋裏一斗米，還是到親眷裏去求借來的，要到姚祖兆家去交租米咧！』

我不忍再聽，抄小路走去。却又遇兩個收店帳的，在我前面走着。一個道：『昨天我到王老二家去收帳，死也收不着，我便把他家裏的破桌子駝回。』那一個道：『收帳一年難一年，我帳上也很有難收的戶頭，如收不着，老板已教我拿他們家裏的東西作抵。』我聽得鼻子裏酸痛！

既到惠商街，便入一瓢飲茶館喝茶，耳管裏所聽得的，無非是『收帳』『還

債『賣田』一般話兒。

不上一刻，又聽得館外『哼嘎……哼嚙……』的喘吁之聲，嘈嘈自來；站起一看，七八個漢子，抬着一口空棺材，材上披着紅氈毯，旁的人你講我談的亂嚷。

一個賣牛肉的說道：

這口棺材，本做了三十五塊錢，——因為給田主逼租米，逼得沒法；藥店裏又討債的緊，——便折價三十元，賣與袁清泉。可憐……可憐七十六歲的老太婆，病在牀上，還以為——不久就要——葬身的棺材，現在還豎在門角裏咧！

我聽得這話，心上一酸，眼淚不自主的滴下，旁面有個老翁見了問道：先生……你也有什麼債還不了麼？為甚如此？……